



西湖品茶

□ 杨莹

姐姐让我把身份证号码报给她的时候，我还是一头雾水。当她把下午五点从句容西到杭州南的高铁车次发信息给我时，我才完全反应过来。去西湖品茶，谋划已久的心愿即将实现，一时间，我有些恍惚，幸福来得太快。

在姐姐的安排下，我们当晚入住杭州一家酒店，酒店负责人对姐姐说：“你们来得真不巧，这时候去钱塘江听不到潮。”“那有什么关系，”姐姐笑道：“我们就是冲着西湖来的。”

初夏的西湖，被雨水洗了又洗，呈现出干净的烟蓝色。在岸边闲逛的人，仿佛一低头就能照见彼此的灵魂。西子湖畔绿树成荫，相隔不到十米就有一根木制的标杆竖立着，盆栽的鲜花吊兰似的从标杆上方垂挂下来，像对称的植物灯盏。

露天广场上到处都是茶吧、咖啡馆、绣品店、丝绸展厅，还有露天的画室，一个木制的画架，几把竹篾编的藤椅，三三两两的男女坐在那里，或精神饱满或表情慵懒地对着画师摆造型。有两只白色的波斯猫，不知是画师的道具还是都市男女的宠物，在地上你追我赶跑来跑去，使得“作画”这种无关生计、不求温饱的风雅物事充满了生活的情致和趣味。

到这里来的，不管是杭州本地人，还是外来的游客，脚步都会慢下来，再慢下来。

杭州这座城，的确有着与别处不同的雅致和浪漫。这时候，泡一壶龙井，最好是杭州天竺寺和灵隐寺出产的，因为龙井属于绿茶，它不同于北方的香片、南方的乌龙，无需借其他花香来管制，取的就是茶叶最本真的味道。所以，只有在西子湖畔品茶，才能感受苏东坡“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的意境，体悟温庭筠“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的味道。心中的藩篱和屏障早已被西湖的水滤为无形了。

我们选了处面对西湖的露天茶吧，围着简易的圆木桌，坐了下来。五月实在是个多雨的季节。刚刚还艳阳高照呢，阵雨说来就来。西湖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浸湿了，湖畔行走的游人纷纷钻进茶吧躲雨，雨点很急切，打在遮雨篷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就像这个茶吧忽然间涌进这么多的人显得不堪重负。

由于雨水的原因，湖面始终都被烟雾笼罩着。抬眼望去，远处的船只湿漉漉的，泛着银白色的亮光，而那些没有被雨篷遮挡到的木桌和木椅，被雨水冲得鲜亮，还有些雨珠子一点一点地在桌上跳动着，像是要蹦跳到我的手上去。

突然间，我爱上了这里。我说：“如果就在这斜风细雨中，饮茶水，看湖光山色，慢慢地过完这一生，该有多美呀。”姐姐握着装茶的玻璃杯对我笑道：“瓦屋纸窗，清泉绿茶，得半日之闲，抵十年尘梦。这是你们文人的诗，我拿来用在这里对不对？哈哈——”姐姐的笑声愈发豪放了，细细的鱼尾纹在鬓角延伸，盘着的头发有一缕散落下来，她就随意往耳后一别，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然而，即便如此，一身风姿依旧挡不住。

细雨中的西湖，仿佛是一首浪漫的抒情诗，意味无穷。置身湖边，看茶叶随着水雾轻盈升腾着，无比鲜润地还原着碧绿的汤色，茶香缥缈缥缈，那些远久的记忆在脑海中一点一点地聚拢，在一缕清茶的芳香中完全舒展开来。

如果把女人比作绿茶，那么姐姐一定是上一品西湖龙井，气质典雅，高而不傲。姐姐的处世哲学就是简单二字，做简单的人，做简单的事。她常常告诫我，什么事不去把它想得复杂，就不复杂了。姐姐说：“你的人生可轻描淡写，也可以浓墨重彩，涂绘命运的笔在你心中。想做的事就去坚持，不愿意的事不必强求，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你做你自己，一切顺其自然。”

作家李国文先生说，清茶，是每个人一生中可以一陪到底的朋友。一直在想，姐姐于我，就是这样的一杯清茶。下次，如果有下次，我会和姐姐再来这里。清晨或者黄昏，我们依旧在缓慢的时光里走进西子湖畔，泡一壶茶，细细品味、理解、感悟，洗净内心细小的尘埃，还原蓝天白云一般的真实和本色……这样的感觉说有多美好就有多美好。

菜场上的老人们

□ 鲁叶青

早上，我在菜市场卖虾人掐龙虾，掐到一半时，发现一只死龙虾，刚要开口，卖虾人已将死虾丢进垃圾堆，又随手从盆里拣出一只，并麻利地掐掉了头去了尾。是那种乌黑的龙虾，印象中，臭水沟是它幸福的摇篮。于是，我不情愿地说：我可不要黑龙虾。卖虾人没有吱声，从盆里拣出一只好看些的，又迅速地掐了。

熙熙攘攘的菜场里，她在那里默默地掐着龙虾，我在一旁安静地等着。终于，她抬起头，向人群中那个钻来钻去的小男孩责备一句，又疼爱地笑了。

她说，那是她的孙子，因为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孙子由她带着。

买南瓜的时候，兜里的零钱不够，我只好掏出一百元让老人找。老人摇摇头说：找不开。我说那就不买了吧。

老人想了又想，到底接过去，用一块湿抹布在钱的一角使劲擦了几遍。最终，老人打开钱袋子，五元、十元的找了我一大把。我接过钱，忍不住问老人，刚才为啥要用湿抹布擦钱？老人说，用湿抹布擦了，钱不破，就是真钱啊！

我听完忍不住笑了，这个可爱的老人，不是每次出门都要带块湿抹布吧？

菜场门口有几位卖桃子的老人，我想买一些，却不知哪家的桃子味道正。这时，一位大妈热情地叫住我，说：你不认识我了？我看着她，摇摇头。大妈说：你经常买我家桃子，你不认识我，我可认得你！我家桃子很甜，你是知道的呀！

我想她是认错人了，因为我不常买菜，更别说买桃子了。但看她那么热情，我便笑着说：哦，我只看桃子，不看人。说完，我在她的桃子前蹲下来。

一旁卖桃子的阿姨默默地看着我们，大概是见我不会挑，便挪过身子，认真地帮我挑起桃子来。她挑一个给我看一个，并告诉我：这样的桃子味道好。

一开始，我以为这两位老人是亲戚，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也是萍水相逢。那位帮我挑桃子的老人的桃子不怎么好看，所以，那会并没有人在她的面前驻足。我问她：老远到这里，就为卖桃子么？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卖着玩呢。

其实，不好意思的人是我：她那么热情地对待我，我却没买她的桃子。

汪曾祺给人一种滋味繁复、重重叠叠、相互辉映的感觉。

汪曾祺说做菜有时候要“反着烧”，意思就是不要迷信于传统，不要迷信于权威，乱烧一气，也许能有意想不到的美味。我把他的这种“反着烧”的劲头用于喝茶上，我有时候喝混搭茶，觉得陈茶太陈了，我就加把新茶；觉得某种茶太寡淡了，我就加把带苦味的；觉得某种茶叶子不好看，我就加把叶子好看的……陈茶新茶、江北茶江南茶、贵价茶便宜茶，我是乱搭一气，有时真喝出意想不到的美妙。细想想，这也不是太违背规律的事，茶么，都是生长在青山绿水间，都是汲取了天地之精华，到底都是同类。

汪曾祺第一次让我吃惊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有次我读到到他的一篇小说，叫《陈小手》：一个团长，请一个医生为他老

婆接生，孩子顺利地生下来了，团长却不知感激，反而一枪把医生给崩了，因为医生看到了他老婆他认为外人看不到的东西。当时真是吃了一惊，世上还有这种怪事怪人么？细想想是有的，这就是一个没有约束、狭隘、暴戾的人干得出来的事。当时就觉得汪曾祺这个作家了不起，也一直零零碎碎地读他的一些篇章，这次看到他的《草木春秋》，算是对他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印象。第一个感觉是他洒脱，你看他的字，不高昂不低沉，语速不紧不忙，就像一个玉树临风、从容不迫的公子哥；但光是洒脱是不行的，绣花枕头也好看，还要有内涵。汪曾祺这个人有内涵，他的感觉细腻非凡，他写的《葡萄月令》，从一月将葡萄藤从窖中挖出来、挂到架上，到二月如何，到三月如何……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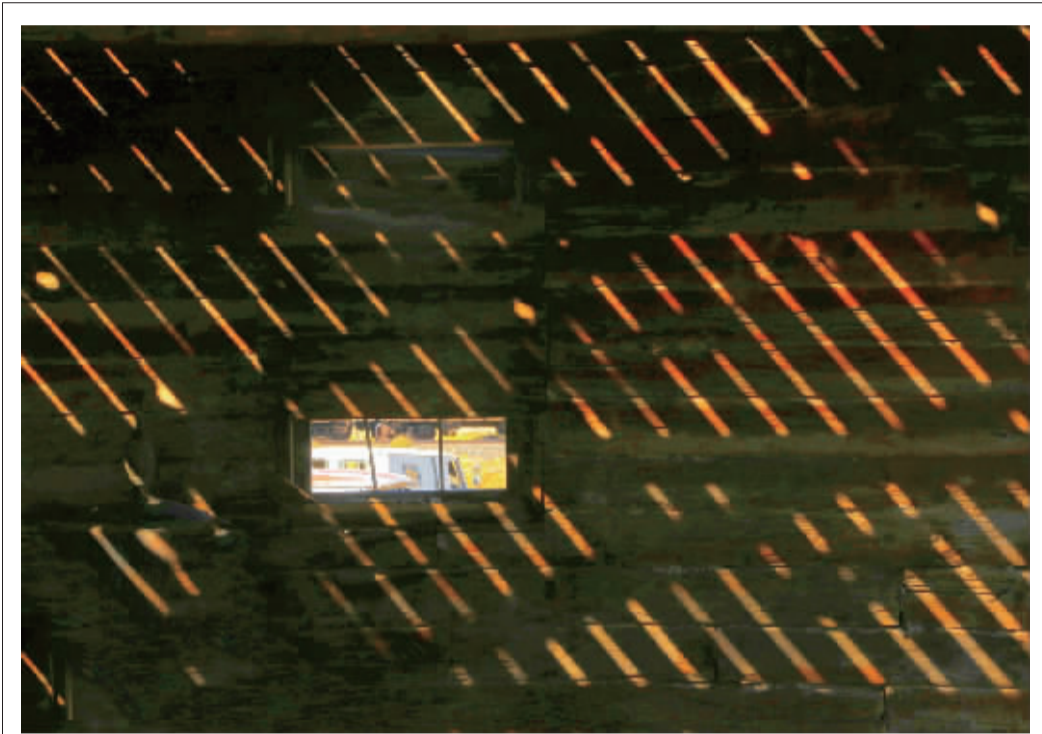
到十二月把老藤埋进窖里，详详细细，精彩纷呈，一颗粗枝大叶的心哪里会写得出来；但光有内涵也还不行，论葡萄，汪曾祺肯定比不上葡萄专家，汪曾祺写得好，因为他还有“趣”，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品质，他就像一个盐一样的人，无论多么平淡的生活、灰暗的生活、痛苦的生活，一流到他这儿，他就能让这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他写赵树理，说他是“一个让人感到亲切、妩媚的作家”，说赵树理走路“总好像是侧着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热闹的集市人丛中，怕碰着别人，给别人让路”。一个可爱的赵树理形象就这么活脱脱地出来，出来了之后还让我感慨，让我想到自己，因为与别人相遇的时候，我也总是先早早地侧着身子给别人让路，生怕让别人抢先侧了身。赵树理可能

不是像侧着身，可能就是一个总是侧着身抢先给别人让路的人。

汪曾祺给人一种滋味繁复、重重叠叠、相互辉映的感觉。孩童时代高邮大院里的汪曾祺，青年时代昆明泡茶馆跑警报的汪曾祺，中年时被发配到坝上草原画土豆的汪曾祺，老年时在北京悠然写字的汪曾祺，他的生命大体上应该这么分，但你却能从老年时看到他的童心，从他的中年的苦难时看到青年时代的意气 and 潇洒。怎么说汪曾祺呢，只能说他是一杯混搭的好茶，一杯融清新、苦涩、香甜诸般滋味的好茶。你能一感受他的滋味，但你却说不清。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的士大夫作家”，我看也是，汪大人聪明啊，聪明到你只能仰慕他，而没法学习他。

□ 余毛毛

汪曾祺是杯好茶



悦之悦图

阳光透过缝隙在墙面上投下整齐细密的光痕，平行的斜线让画面充满了绚丽的装饰感，好像是金色的笼子或栅栏罩在了整面墙上。长方形小窗是这个“笼子”通向外界的唯一出口。明亮的小窗在大面积的暗调中格外引人注目。

小窗中的景色如何其实并不甚重要，但当小窗抽象成“小格子”时，对这格子里的色彩和明度要求却是必须的。小窗外的景物愈是明亮多影愈是能与窗内幽暗的环境有对比。小窗如此狭小，再使劲也看不全外面的景观，可是

小窗

这一瓣半爪的物像反而调动起人多看几眼的兴趣。照片中的小窗亮度适中，色彩明快，窗外黄色的路基与内墙金色的影纹正好在色彩上接续起来也不那么突兀。

这张照片中有大与小、暗与明、有规则中的变化，而大小明暗规则变化，其实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对比。有对比才有趣味，有比较才能突显。这是摄影的法则是我们观看世界的法则，认识这世界的小大相依、明暗相承、求同存异，以及要尽可能地全面和尽可能地不透彻。

(唐悦之/文 李小白/图)

老派的吃喝

□ 王大生

汤包的吃法，梁实秋说，“取食的时候要眼明手快，抓住包子的皱褶处猛然提起，包子皮骤然下坠，像是被婴儿吮瘪了的乳房一样，趁包子没有破裂赶快放进自己的碟中，轻轻咬破包子皮。”

老派的吃喝，是闲情与古典的。

吃泥螺，用牙齿稳住泥螺，轻轻一吸，舌尖一舐，泥螺肉被剔出，泥沙留在壳中。那种吃法，与螺蛳大抵相似。小时候，我做客苏北沿海的乡下，常有小木船从村庄旁的一条大河飘过，船上卖些从海边运来的新鲜泥螺，那时吃泥螺，速度很慢，吃势也很老派。

老派的吃喝，有一种奔跑的姿势与态度。臭豆腐干，是张爱玲喜欢的小吃之一，她曾描述自己追着买臭豆腐干的滑稽情形：“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

老派的吃喝是一种文艺范。我的邻居，蹬三轮的张二爹，夏天喜欢用腊肠炖鸡蛋。老头儿捏着小酒盅，一边喝，一边哼哼唧唧唱京戏。腊味，小人物的烟火苍生萃取，把日子过成一段段，有滋有味，有形有色的情调，像小说、戏曲、书法、绘画一样，表达和升华，渗透到朴质的居家生活。

我个人推崇的老派吃喝，应该红泥锅灶煮花藕。那口黑乎乎的大铁锅，浑圆而硕大，锅里码着整条的藕，再盖上严实的木锅盖，用柴火旺水大煮，文火慢炖，经过悠长缓慢的煮，藕香四溢。春天，我去水乡看会船，在村子的一角有人在卖大锅煮花藕，见那裹着花头巾的农妇，用刀切一段段的熟花藕，软若豆腐。

老派的人，喝茶也很讲究。他当然不会去喝那些瓶装矿泉水、纯净水，或者碳酸饮料。他们喜好天水泡茶，《浮生六记》里，芸娘在“夏月荷花初开时，以纱笼茶叶少许置花心，天明取出，以泉水冲泡，香韵尤绝”。饮露水茶，有一种从自然提取日月精华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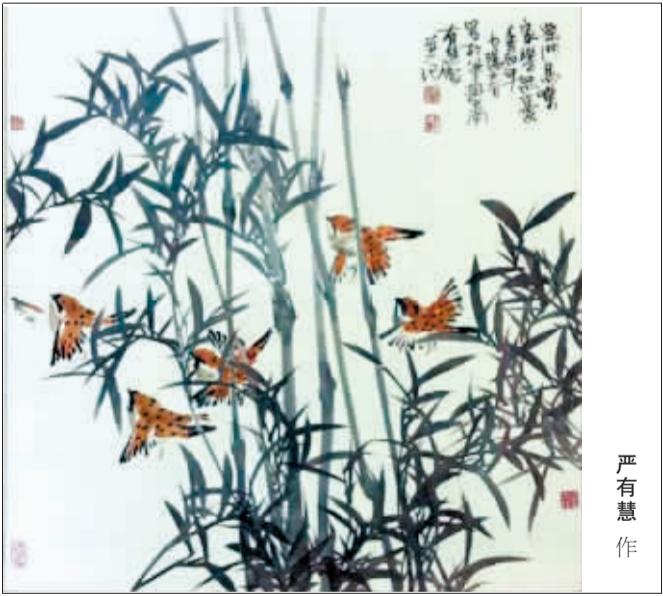
袁枚的《随园食单》中提到煮鸡粥：“肥母鸡一只，用刀将两脯肉去皮细刮，或用刨刀亦可；只可刮刨，不可斩，斩之便不腻矣。再用余鸡熬汤下之。吃时加细米粉、火腿屑、松子肉，共敲碎放汤内。起锅时放葱、姜、浇鸡油，或去渣，或存渣，俱可。宜于老人。大概斩碎者去渣，刮刨者不去渣。”大概是有些费事，现在人照此法炮制的不多。

老派的吃喝，是气定神闲的全身心满足投入，那份精气神，心无旁骛，相对于快餐年代的潦草、仓促，追求一份唯美、精致。

所以，梁实秋的技艺、张爱玲的态度、芸娘的精致、袁枚的烦琐……构成老派吃喝的做派、风格和肢体语言。

正像台湾作家简媜在《肉欲厨房》里说，“坐在餐桌前，细致地品尝每一道菜的滋味，用嘴唇测温，放入嘴里，咀嚼，吞咽，感受食物滑入体内，沿着食道进入胃所引起的那股电流，”这位性情女作家，完全熟悉胃部蠕动的节奏，在味蕾贪婪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的胃不仅安了磨石机，而且还带了齿轮”。

老派的吃喝，是一种流派和风格，它不会因时间的新鲜而消失。



严有慧作

新书推荐		本栏目书籍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p>《真历史在民间》梁晓声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定价:39.80元 追寻一个人类大种群的心灵轨迹。</p>	 <p>《中国3D打印的未来》罗军 著 东方出版社 定价:38.00元 中国3D打印产业化发展权威指南。</p>	 <p>《你是我不及的梦》三毛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定价:29.50元 三毛散佚的作品集。</p>	 <p>《图说世界军服历史5000年》东方出版社 定价:49.80元 一本研究军服的书。</p>